



龙人作品集·奇门异士系列

# 正邪天下

龍人 著

叁拾壹

龙人著

# 正邪天下

卷五十一

奇门异士系列

天下篇

## 人物介绍

**范离憎：**绝世战魔范书之子，以武帝所遗留的“远离憎恨”之词所命名的少年，因资质天生，被四十年前的绝世剑客幽求所看中，为收他为徒，竟手刃“其母”，使其心怀憎恨，然而他虽为绝世剑才，却因其父在江湖中的恶名，为他的一生定下了不可磨灭的……

**牧野栖：**被视为江湖神话的一代高手牧野静风之子，自幼因家遭突变，被轩辕神族所遗留的四大武脉之一的“天儒”一脉收为弟子，因其亲眼目睹家中变故，故此在心底产生憎恨世界之念，同时又因身怀战族血脉，而使他变得正邪无常。

**白辰：**江南白家被灭族后，仅存于世的幼子，寄身于以战闻名的风官之中，为报家仇，自幼装疯卖傻，后因绝世奇缘，创下了流传千古的丐帮基业，被

世人称为一代丐祖。

**幽求：**一个四十年前曾将“洛阳剑会”数百剑客屠于一刹之间的绝世剑客，同时也因他天生所具的绝世战意，在风官动乱时竟被其父毁去十指，让其终身不能习剑，然而其却剑意不灭，竟在数十年后身怀天地间独一无二的“无指剑法”与“以腿御剑”出现江湖。

**天师和尚：**世外奇人，悟天之徒，因杀孽奇重，被其师逐出师门，从此游荡江湖，视天下能者为师，为返师门，以渡恶行慈为生。

**牧野静风：**一位曾轰动江湖的少年，却因天生战族血脉，竟被卷入风官的争位之中，在风官二老的“寒炎归一”一击之下，因娇妻惨死，悲痛之下，启动“逆天大法”而导致天地间浊气入体，牵动血液中隐藏的绝世战意，神智不清，神魔难分，成为了一代旷古战魔。

**血火老怪：**风官之仆，其人忠心耿耿，身怀“血火三味”武学，霸道绝伦，为寻找风官的正统血脉，数十年间踏遍天地间三山五岳，也是导致牧野静

风再踏足江湖之人。

**卜瞎子：**数百年前天下四刀中的圣刀一脉传人，其卜算法、阴阳八卦之能已达到宗师境界，故江湖人称“万无一失”。

**麻 嫂：**原名水红袖，为抚养范书之子成才，自毁其容，隐藏于山间小镇，在牧野静风与绝世剑客幽求之战时，因心中所爱，为救牧野静风竟以身化剑，使出了范书所遗留的霸天剑式，死于幽求剑下。

**寒 掠：**风官四老之一，在数十年前风官内乱之时，归隐江湖，牧野静风的杀妻仇人。

**炎 越：**风官四老之一，寒掠的同门师兄，与寒掠共创的“寒炎归一”武学可谓天下无敌。

**禹 诗：**风官四老之首，其人智慧无穷，阴险狡诈，其排下“五星逆行，万心归魔”之法，将牧野静风体内的战族血液复苏。

**天 儒：**一个统领黑白两道无数高手的隐世奇人，其所统治十里长街“黑白道”，被天下正邪两道人物视为“死亡之境”。

**悟 天：**一位终身观察星象变化的旷世高手，为救世间之

乱，重现江湖，将范离憎带入无天剑道之人。

**屈小雨：**一位貌似牧野静风之妻的女子，在“笛风客栈”之时巧用“死亡大道”所遗留各大杀手的异能，救出了牧野静风之子。

**王世隐：**青城派的现任掌门，因被幽求挟迫进入“试剑林”，作为范离憎的试剑之人，而惨遭断臂之灾，从而怀恨于心。

**戴无谓：**一位绝世隐者，师门不明，武学不明，却在与幽求决战之时使出了与一代武帝祖诰的“空寂大法”相似的旷古绝学，从此名震天下。

**痴愚禅师：**武林七圣之一的“苦心大师”师侄，当代少林掌门，因风官复出，被天下群雄推举为“正盟”盟主。

## 第一章 风魔出征

三年五载？

鱼双泪一惊之下，不顾一切地道：“你们不可将我关押于此，我乃水族中人，若是族王知晓此事，你们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那狱卒站住了，却未回头，道：“是么？”

鱼双泪将心一横，道：“正是如此，水族族王的可怕，绝非你们所能想象，若是你们知晓风官，就可推知我水族势力之盛！不瞒诸位，以水族之势绝不逊色于风官……”

那狱卒冷冷一笑，缓声道：“这老头若再疯言疯语，你们代我好生劝劝他。”

那四个蓬头垢面的人眼中一亮，如同四匹饥饿的狼，齐声道：“大爷放心，我们一定劝得他回心转意。”

那狱卒哈哈一笑，将厚重的铁门重新锁上，扬长而去。

鱼双泪不知道牢狱中的狱卒与犯人间会形成某种默契，见狱卒对另外几人的颠倒黑白之举视若无睹，不觉狂怒至极！他本是武林高手，此时虎落平阳，竟被一群滑头无赖捉弄，心中滋味可想而知。

黑暗中传来阴阳怪气的声音：“老家伙，你可要弄清楚了，这里不是水族，是牢狱族，你要想自己少受皮肉之苦，就忘了你是水族中人！”

另一个声音接道：“这老家伙准是猫尿喝多了，世间又哪有什么水族？”

四人不由一阵怪笑。

又有一人故作正经地道：“他说自己是水族中人，多半不假，明日送水来时，大伙儿少喝一点，把他的脑袋浸到水中，既是水族中人，那少了水可大大不妙！”

别外几人连声附和，都说此计甚妙，君子有成人之美，自己少喝点水倒无甚要紧。

鱼双泪暗自咬牙切齿，心中恨恨地道：“但愿那小子真的去了求死谷，只要他去了求死谷，就必死无疑，多少可泄我心头之恨！”

△ △ △

△ △ △

△ △ △

风宫无天行宫呈现出一片肃杀之气！

风宫最为神圣的“战风台”！

战风台高达三丈，分作三层，每层阶梯皆有五十名神风营的精锐好手把守，战风台最高层设有神案，两侧各有一巨型炉鼎，香烟袅绕，战风台四周旌旗招展，气象森严。

神案前有一人踞中而坐，身形高大伟岸，不世气概咄咄逼人，原来俊朗的面容有一条自上而下的紫色疤痕，异常醒目，使之平添几分肃杀诡异之气，让人望而生畏。

此人自是傲视天下的风宫白流之主牧野静风！

此刻，他面带腾腾杀机，更让人不敢与其正视，其名动天下的伊人刀横置于香案上。

战风台正面，是广阔的校场，校场东、西、南三侧皆是身着劲装、全身披挂、肃然而立的风宫弟子。

已极少与牧野静风一同公开露面的叶飞飞这次也随之而来了，因为牧野静风是为牧野栖而召集风宫属众弟子，事关牧野栖生死的安全，叶飞飞又怎能置之度外？

她默默地立于牧野静风身侧，神情复杂，心绪更

乱，自得知牧野栖与正盟结下怨仇，并为正盟所擒后，叶飞飞便终日惶惶。她万万没有想到刚刚确定牧野栖还活着之时，听到的有关牧野栖的第一件事，就这般惊人。

“栖儿怎会与正盟结仇？他被擒之后，穆大哥定会前去救他，如此一来，风官与正盟必将有一场血战，不知又会有多少生灵涂炭？”叶飞飞心中忧心忡忡地思忖着。

战风台上另有风官中四个重要人物，即禹诗、炎越、柳断秋、都陵。

禹诗的神情中隐隐显出不安之色，他想到了正盟扣押少主牧野栖，却不杀他，极可能是要引得风官前去救援，一旦牧野静风怒而发兵，便落入了正盟的圈套。

牧野静风抬头看了看天空。

日已当天。

他搭在座椅上的右手微微抬起少许，雄壮的号角声立即响彻整个校场，闻者不禁有股莫名兴奋之意升起，连心跳也隐隐加快。

禹诗从牧野静风那如寒剑般的目光中隐隐察觉到了什么，他心中一震，终于暗一咬牙，趋前几步，恭

声道：“官主，正盟此举只怕别有用意……”

牧野静风扫了他一眼，道：“禹老是否想提醒本官，说这极可能是正盟的诱兵之计？”

禹诗郑重地点了点头。

牧野静风缓声道：“那么，依禹老之意，该以何种方式救出少主？”

禹诗如何不知牧野静风话语中已有不悦之色？但他仍是道：“此事当小心谨慎，从长计议……”

“住口！”牧野静风断然喝止了禹诗，这让禹诗、炎越、柳断秋、都陵及叶飞飞皆吃惊不小，牧野静风自入主风官后，渐渐地独揽大权，但对官中地位尊崇的禹诗还从未如此对待过。

一时间，整个战风台的气氛凝重至极。

牧野静风似乎亦意识到什么，他的声音略略和缓了一些，道：“若是天下人知道风官官主之子落于正盟手中，风官却不敢有所举措，该会如何想法？战族子民以战为荣，从不畏死，我儿亦当如此，但风官士气却不可因此而受挫！何况，正盟已是日渐势微，十大名门中青城派已不复存在，崆峒名存实亡，思过寨元气大伤，而其他几大门派亦是人人自危，与我风官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我心意已决，必借此一役，一

举重创正盟！”

禹诗只好退下。

此时，偌大一个校场上已是一片肃静，不闻丝毫嘈杂之声，牧野静风缓缓站起，目光扫过全场。

逾千风宫弟子轰然跪下，齐声高呼：“宫主神威，霸令天下！”

其声如雷，从校场上空滚滚而过。

牧野静风心中不由升起万丈豪情，仿佛看到了风宫滚滚铁骑席卷天下，势不可挡的情景！

他心中道：“正盟一直是挡在风宫这辆无敌战车前的绊脚石，如今是将这块绊脚石除去的时候了！”

他双掌伸出，微微上抬，逾千风宫弟子立即起身肃立。

牧野静风朗声道：“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乃天地至理，风宫战族身怀战族热血，乃天地间最为出色一族，必将吞食天下，让世间万物皆臣服于我风宫之下，以风宫的意志为世人之意志！风宫自龙腾江湖以来，已让天下人共同侧目，背逆者无不望风披靡，今日，只待我等以风卷残云之势，就可宏图大展！风宫不战则已，战则必胜；不杀则已，杀则必绝！”

他的声音以浩然内力送出，从容不迫，却清晰传

入了场上每一个人的耳中！

牧野静风继续道：“一场空前血战将至，诸位可愿让仇敌的血，浸染你们的刀？！”

“愿意！”逾千弟子振声齐呼。

“很好！”牧野静风转身持起“伊人刀”，沉声道：“此刀已有五年未出，这一次，本官将亲自出战，此刀亦可痛饮热血！”

“锵”地一声，伊人刀破鞘而出！  
惊世神兵出鞘，天地为之变色！

△ △ △

△ △ △

△ △ △

一道道密令由“笛风轩”飞速传出——

风官江南行官接令：立即大举攻袭江南清风楼；

彭城五煞行官接令：攻袭少林。

神风营接令：袭击天下镖盟所辖的所有镖局。

若有任何抵抗，立即斩杀殆尽！

一匹匹快马由无天行官标射而出，一只只信鸽掠过无天行官的上空，飞入茫茫天际。

牧野静风眼看着最后一只信鸽穿窗而出，静立了良久，方缓缓转身，在案前坐下，沉思良久，忽然扬

掌轻拍两声。

很快，都陵推门而进，立于案前。

牧野静风道：“你有没有发觉我今日的布署是否出现纰漏？”

都陵恭声道：“官主以江南行官、彭城五煞行官攻袭正盟两大门派，使其难以兼顾，而以神风营诛杀十大名门中势力最弱的天下镖盟中人，可保全胜。如此一来，必给其他名门造成极大的震慑力，人人自危。而官主神功盖世，亲自出战，当无人可与官主抗衡！”

牧野静风略显失望地道：“你想说的，仅只这些？”

都陵摇了摇头，继续道：“无论官主的计划如何周密细致，有一点却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牧野静风不动声色地道：“你不妨直说。”

都陵道：“少主在正盟手中，若攻得太紧，他们极可能恼羞成怒，到时恐怕少主危矣！”

牧野静风神色如旧，他缓缓点头，道：“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此事的确不可轻视，但你莫忘了我们手中还有一个人！”

都陵道：“莫非，官主是指华山派的游天地？”

牧野静风道：“正是他，只怕谁也不会想到与痴愚禅师诸人在一起的那个游天地是风官一位殿主，而真正的游天地却被关押在我们风官之中，当日的调包之计，今日派上了大用场！”

都陵亦道：“有此后着，官主已可稳操胜券！”

牧野静风的神色却未见有任何轻松。

他又在思忖着什么呢？

△ △ △

△ △ △

△ △ △

一条在林中穿行的官道，两侧险峰对峙。

其中一侧山峰的半腰处，有一坳地，杂草丛生，四周又有耸天大树遮挡。

日正当头。

范离憎、天师和尚、广风行三人正躺于乱草中，半睡半醒，天黑后，只要再行数十里，就可抵达“天下镇”。

忽地，天师和尚身子微微一动，低声道：“官道上有人经过。”

广风行道：“那又如何？”虽说天师和尚是悟空的弟子，而思过寨寨主燕高照不过是悟空一仆，但天

师和尚纯朴憨厚，平易待人，身为思过寨弟子的广风行亦不会对天师和尚敬而远之，他又道：“官道上若是无人通过，又怎么成为官道？”

“但这一次通过的人数必有几百人之多！”天师和尚道。

广风行“啊”了一声，大为惊愕，范离憎此时亦为之惊动。

过了一阵子，范离憎与广风行也能听到自官道传来的“沙沙”脚步声，声音甚为密急，其中还有车轮辘辘之声。

三人大为好奇，不由探身向下面的官道望去，一望之下，三人齐齐倒吸了一口冷气，但见有数百人马自西向东而行，人群中又夹有三辆马车，帷帘低垂，无法看见车内情形。

而这数百人马大多身携兵器，僧道尼儒不一而足，广风行只看了片刻，就低声道：“是正盟中人。”

范离憎压低了声音道：“怎会有如此多正盟中人汇聚于此？”

广风行摇头不知。

眼见浩浩荡荡的人马向这边越行越近，三人不再

言语，虽然思过寨亦是正盟一支，但铸造血厄剑鞘之事，不能走露半丝风声，故范离憎三人仍是尽量隐藏身形，无意与正盟中人相见。

当正盟的人马经过三人下方的官道时，广风行脸上有了异样之色，他悄悄地伸手指了指那列人马的最后面，范离憎定睛一看，赫然发现杜绣然与穆小青亦在其中，两人相距不远不近，彼此无语。

范离憎心中顿时有了异样的感觉，百般滋味齐涌心头，直到正盟中人渐渐消失于视野之外，方回过神

来。

三人各怀心事，缩回身子，躺在草丛中怔怔出神。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一阵密如骤雨般的马蹄声倏然传来，飞速向这边靠近，初响时似乎远在数里开外，待到范离憎三人被惊起时，马蹄声业已在一里之处。

其快如风！

接踵而至的怪事让三人心神不宁，三人隐隐觉得有异乎寻常之事即将发生，忍不住再次探头观望。

一骑快马自西向东飞驰而至，马蹄几乎已不点地，一沾即起！